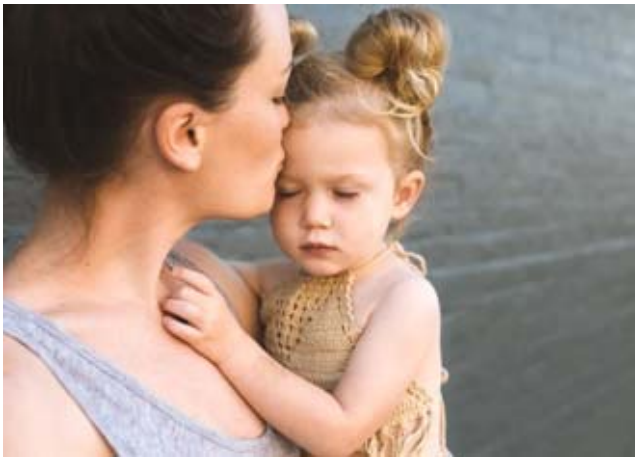


孩子變好,從父母戒掉這 10 種說話語氣開始(上)



“你看看人家的孩子,再看看你。”

在讚美中長大的孩子,自信又大氣

從今天開始:我要學着接納我的孩子,不說拿他和別人比較的話。因為我知道,每個孩子,都是一顆獨一無二的星星。他只需要發掘出自己的閃光點,並不用那樣完美。

愛孩子,就是要懂得欣賞孩子的長處,幫助孩子看到他的獨特價值,成就更好的自己。

所以,從今往後,我要每周發現一個孩子的優點,每天都向孩子表達我對他的欣賞。我相信,只有在認可和肯定中長大的孩子,才能成長為一個自信又快樂的人。

二,不嚇唬

“再哭,我就不要你了。”

小孩子總是那麼容易相信大人,包括大人說的每一句話

從今天開始:我不會再說嚇唬孩子,讓他內心充滿恐懼的話。因為我知道,這是父母缺乏耐心,想走捷徑時的做法。這樣做,短期看會有效果,但從長期來看,不僅會失去孩子的信任,還會破壞孩子的安全感。因為在孩子的世

界里,父母是他的全部。

他是否安全,是否穩固,都需要從父母的言語、眼神中得到確認。所以,今後和孩子相處時,我一定要做到兩個心:耐心和用心。耐心接納孩子的情緒,用心解決他的每一個問題。相信在我溫暖的接納中,我的孩子一定可以成長得勇敢又獨立。

三,不抱怨

“這麼辛苦,還不都為了你!”

愧疚、虧欠的包袱,對小孩子來說——好重

從今天開始:我不要再把抱怨和不滿挂在嘴邊,讓孩子活在內疚和討好中。因為我知道,抱怨是我把孩子當成了情緒垃圾桶,用來發泄我積攢已久的消極情緒。然而,當父母經常釋放悲觀、消極的信號,孩子的世界也會陰雨連綿。當他未來遇到人生的溝壑時,也只會習慣性地悲觀、消極面對。

所以,我要做好課題分離,不能讓孩子為我的問題買單。我也要時常提醒自己,用正確的方式表達情緒,用主動提需求來代替抱怨。

最後,我還必須好好照顧自己。因為我是一切根源。當我內心充盈時,才能給孩子注入積極的能量。

四,不貶低

“這點小事都做不好,以後還能幹啥?”

做錯事也可以好好說,不放大,一起進步

從今天開始:我不再高高在上,用冰冷的否定打壓孩子。因為我知道,我的每一句貶低

都是對孩子的詛咒。

我說他不自覺,他就會更加拖延、磨蹭,遲遲完不成作業;我說他不爭氣,他就真的覺得自己渾渾噩噩,樣樣不如人。

我的話里,藏着孩子的未來,我對孩子的正向期待,才是開啓他成長之門的鑰匙。

所以,我要學着換個角度看孩子的問題:孩子做不好的時候,我會告訴自己,現在正是他獲得成長的契機。

我要先肯定他的嘗試,再指出他的問題,給他信心也給出指引,這樣才能讓孩子更有韌性地成長。

五,不掃興

“畫畫第一有什么用,也沒見你考試第一。”

成績不是全部,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閃光點

從今天開始,我不要在孩子快樂,成就感滿滿時,對他說掃興的話。

因為我知道,唯有在積極的情緒中,孩子才能感受到自身能量,過上更有掌控感的人生。

明智的父母,都懂得做孩子的貴人,想方設法幫助孩子獲得成功,體驗喜悅,為下一次的出發積蓄能量。

所以,我要真誠地為孩子的每一次成功慶祝。讓孩子描述過程,分享細節,陪他一起享受人生的每一個高光時刻。

文章來源:帆書

未完待續

你有沒有過以下這些困擾?自己苦口婆心說了半天,孩子卻一句也沒聽進去。有時,孩子難得興致勃勃想要說些什麼,卻被我們幾句話把天聊死。久而久之,孩子越來越不願意跟我們溝通,親子關係也越來越差。

其實,就像《父母的語言》一書中寫的那樣:“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不能影響孩子未來的好壞,父母與孩子交談中使用的語言才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。”

對此,建議父母一定要戒掉這十種“有毒”的說話方式。

一,不比較

改變人生的小習慣之一:工作習慣,拉開人生差距

美國學者托馬斯·科里曾經做過一項實驗。他花了5年時間,採訪233位白手起家的富翁和128位窮人,同時對比他們的日常生活軌跡。

通過分析對比,科里發現:富人和窮人之間最大的差異,不在於智商、情商,而在于習慣。

你擁有什么樣的習慣,就擁有什么樣的命運。

《喬布斯傳》中,講述過這樣一段往事。大概50多年前,喬布斯還是一個剛剛上高中的大男孩。高一暑假,他得到一個去惠普工廠工作的機會。他的工作主要是在一條流水線上安裝基本元件。

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作,卻激發了喬布斯莫大的熱情。他感覺到自己的價值有了體現,於是常常和一個工友分享自己對這份工作的熱愛。然後喬布斯問

這個工友:“你最喜歡做什麼?”

工友回答了兩遍:“我喜歡鬼混,我喜歡鬼混。”

幾十年後,二人之間際遇的差別大家也能猜到了——

喬布斯成爲聞名世界的CEO,而那位工友依舊在某家工廠里,不情不願、游手好閑地做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。

爲什麼講這個故事呢?因爲拉開

人與人之間差距的,首先就是工作上的習慣。精英階層和一般人的最大區別——就在於他們對工作永遠精益求精,永遠熱情洋溢。於是他們會在工

作中不斷精進自己,不斷提高自身的價值,不斷跨越到更高的階層。而我們大部分人習慣抱有“打工者心態”,覺得自己努力工作是便宜了老闆。於是,日復一日地劃水摸魚,讓當下的困境,成了一種惡性循環。

稻盛和夫說:除了拼命工作之外,不存在第二條通向成功之路。一個人想要跨越到什麼樣的階層,過什麼樣

的生活,就看他怎樣對待自己的工作。

當你消極怠工,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,命運就會在無形中下滑,直至墜入更低的階層。但當你養成積極工作的習慣,你的能力會在無形中得到歷練和提陸,你就能收穫強者的成長和壯大。

未完待續



對於治療馬,民間有種經驗是,“立則好醫,臥則難救”。這句話的意思是,馬連睡覺都習慣站着,只要它自己不放棄生存的本能意識,它總是會忍受着病痛頑強地站立,而不肯臥倒。

馬一旦病得臥倒了,就證明它確實病得不輕,也同時證明它自身的求生意識已被病痛大大地削弱了。而如果沒有它自身求生意識的配合,就算良醫良藥也難以治好它的病。

所以獸醫和馬的主人,見馬病得臥倒了,治好它的信心往往大受影響。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,往

往是用布托、繩索、帶子兜住馬腹,將馬吊得能站立起來,有點類似武打片中吊起那些飛檐走壁的演員的做法。

人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?爲了給馬以信心,使馬明白,它還沒病到根本站立不住的地步。這種辦法真的會使馬明白什麼嗎?我相信是可以的。因爲我下鄉時多次看到,病馬一旦被輔助着站立起來,它的雙眼往往會一下子變得晶亮。它還會嗷兒嗷兒地嘶叫。聽來那確乎有些激動的意味,有些又開始恢復自信的意味。

作者:梁曉聲

大家知道,從毒品順藤摸瓜抓毒販是很難的。但人們也許不知道的是,緝毒機構還曾經嘗試從毒資入手追蹤毒販。

在早期,用大面額的美元支付是毒販最喜歡的支付方式。目前世界上所有美元現金中,100美元面值的鈔票佔現金總量的80%,而日常生活中使用百元現鈔的人並不多,甚至連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(以下簡稱“美聯儲”)都不知道這些錢流通到了哪里。20世紀90年代,美聯儲主席艾倫·格林斯潘專門成立了一個小隊,調查百元面值美金去向。

領隊的大姐叫露絲·賈德森,她花了幾年時間,帶着幾個特工滿世界尋找大額美鈔,但是效率太低。恰好,這個小隊有個小哥是學生物出身的,他想起以前人們估算魚群數量的方法。這個方法是,先在湖里抓100條魚,全部塗上標記之後放回湖里,然後再隨機撈100條魚,看看帶標記的魚有多少。這樣反復統計幾次之後,就能大概知道帶標記的魚在捕撈上來的100條魚中的佔比,也就能算出湖裡有多少魚了。

於是,這個小隊在美元現鈔發行之後,利用技術手段追蹤其流向,他們發現竟然有2/3的百元美鈔流向海外,而海外銀行和換匯機構只保有其中極少的一部分,大部分百元美鈔成爲地下交易的中介。畢竟100萬美元的現鈔也不重,一只手就能提起,另一隻手還能拿支槍,形象非常“社會氣”。

因此,爲了增加犯罪組織的金融成本,經濟學家提議,停止發行100美元和500歐元面值的鈔票。普通人一般用不到這麼大面值的鈔票,合法的交易用銀行轉賬更方便,只有進行逃稅、販毒、人口拐賣之類的犯罪活動時才需要這麼大面值的現鈔。然而,一方面,美聯儲捨不得這筆鑄幣稅;另一方面,民權組織認爲不能給予監管機構完全監管資金動向的權力。因此,美國仍然保留了100美元面值的鈔

票。

但是,即便擁有大量100美元面值的鈔票,對大型犯罪組織來說仍然很不方便。很多專門洗錢的機構就應運而生。美國緝毒局爲了順藤摸瓜搞清楚毒資的流向,曾經專門開設了一家銀行。

這家公司叫RHM的銀行的注冊地是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島,目的是調查一個叫巴勃羅·埃斯科瓦爾·加維里亞的大毒梟。此人號稱“20世紀頭號通緝犯”,有錢有槍,甚至登上過福布斯富豪榜。

警方爲了使自己開的銀行不被懷疑,其洗錢的價格還略高於黑市水平。但是,RHM銀行還是在南美洲的毒販中迅速打響招牌,因爲該銀行洗錢安全快速,從未出事——畢竟是緝毒局開的。

警察也真的從中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線索。比如,他們如果想要瞭解某筆資金真正的主人,只需要延遲支付兩天,對方自然就會焦急地打來電話。

這家銀行大量可疑資金的流動引起美國貨幣監理署的注意。官員們關停了RHM銀行的轉賬業務,並約談了RHM銀行的行長——一名緝毒局的警官。當然,在說明情況後,銀行的業務很快得以重啓。

但是,RHM銀行還是很快停業了。因爲它太成功,獲得了犯罪組織的交口稱譽。這樣一來,很多毒販的同行——人販子、殺手、黑社會等都來找RHM銀行洗錢。可是,RHM銀行無權偵查毒販以外的其他刑事犯罪行爲,他們只能接毒販的生意。很明顯,這樣不需要多久,它的真實身份就會被揭穿。所以,這家銀行最終還是停業了。

國際刑警和美國緝毒局通過這家銀行提供的線索,一共抓捕了100多名毒販,收穫頗豐。更重要的是,此舉減少了毒販洗錢的渠道。他們無法再相信類似的洗錢機構,因爲沒法分

辨它們是不是警察開的。

大毒梟巴勃羅並沒有因此被捕,該販毒組織嚴密的架構順藤摸瓜幾乎不可能實現。不過,數年後,他在哥倫比亞死于槍戰,沒有善終。

CIA(美國中央情報局)也曾經將經濟模型用于對恐怖分子的尋找和審查。

早在2001年“9·11”恐怖襲擊時,就已經有人在發美國的國難財。襲擊發生的3天前,市場上做空美國航空公司的股票交易量是平常的286倍。全世界多個交易所出現了關於航空業的異常交易,有個新注冊的賬戶在“9·11”事件中直接盈利數千萬美元,這筆錢至今也沒人認領。

不需要什麼專家,普通人也看得出來,肯定有人提前知道這場襲擊將要發生。

於是,CIA從2005年起,開始在股票市場里蒐集線索。

一場得逞的襲擊,必然導致股市暴跌,只要提前做空,就能大賺一筆;就算襲擊失敗,只需按正常流程把錢取回來即可,可謂萬無一失。

人們很難抗拒這種百分之百會暴富的誘惑。

這倒不是說恐怖分子在自爆之前會先做空股票,可是他們也有家人、朋友、同學,以及樓下賣零食的阿伯。恐怖分子喝多了會吹牛,臨走時也會跟家人交代後事。

試想,連“我,秦始皇,打錢”這種詐騙都能奏效,更何況你“不小心”知道自己的兄弟明天要去

炸世貿大樓,美股將突遭重挫,賣空一定會讓你暴富。

美股數量衆多,如果把每一秒鐘的交易都監控起來,數據量太大。於是CIA就選了跟恐怖襲擊有關的400多只股票,例如郵輪、酒店、機場之類的股票,將它們的日常交易監控起來。

異常交易其實非常顯眼。大多數股票在漲,突然一只機場股票跌了;或者是平常無人關注的火車公司的股票,突然被大量賣空,都是一種警示。

這些異常有可能是突發事件導致的。比如,大客戶突然跟競爭對手合作了,那麼,這種交易倒也合情合理。

可是如果沒什麼相關新聞,股票還是被突然賣空,那麼很明顯,有人知道什麼別人不知道的事情。

2006年8月,這個模型成功預測了一場針對倫敦的液體炸彈襲擊。這場襲擊原計劃在空中引爆10架飛機,殺死兩三千人。CIA聯合倫敦警察抓獲了數十名恐怖分子。

作者:溫義飛